

壹、前言

你在和他人講話時是否會使用像是「其實」、「……的部分」、「這個」等詞？或者你是否曾聽過「現在幫您做清理桌面的動作」、「消防隊員正在做滅火的動作」這種「做……的動作」的句型呢？近年來，許多媒體紛紛以「語言癌」來稱呼這種看似有著的贅語或是將動詞以名詞的方式述說語句，但這真的是種「癌」嗎？語言的表達方式真有所謂的好或壞嗎？許多臺灣的語言學家將其對於語言癌的看法集結於《語言癌不癌？語言學家的看法》一書之中。

《語言癌不癌？語言學家的看法》是由何萬順、蔡維天、張榮興、徐嘉慧、魏美瑤及何德華等任教於臺灣各大學之教授，針對語言癌議題提出之觀點集結而成，核心議題圍繞在語言是否有好壞之分並分析語言癌的功能及語法。全書分為六個章節，由每位教授依其專長分別針對語言癌之使用提出其看法及解析。第一章為〈語言癌不癌〉，由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何萬順教授從客觀的態度解析語言，平反語言「癌」之名；第二章為〈別鬧了，余光中先生！〉，由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暨中文系蔡維天教授從生成語法的角度檢示語言癌之生成；第三章為〈譬喻與修辭：語言癌的深度剖析〉，由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張榮興教授從認知層面解釋語言癌之生成原因；第四章為〈語言癌？語言使用之觀點〉，由國立政治大學英文系徐嘉慧教授探討語言癌的形式與結構；第五章為〈語言潔癖 PK 語言癌〉，由東吳大學英文系魏美瑤教授從語言多樣性的觀點說明語言癌的使用無關對與錯；第六章為〈語言癌：必也正名乎！〉，由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何德華教授主筆，討論並記錄與幾位語言學家談論語言癌現象的內容。

使用贅語及將其他詞名詞化的方式呈現是中文裡常見的「癌細胞」。語言癌的語言使用方式有著不同的功能，沒有所謂的好與壞。語言學家們指出語言癌的使用可從語法、社會文化及認知等層面進行討論。

貳、語言會成「癌」嗎？

許多人認為時下年輕人常使用「其實」、「……的部分」、「這個」、「……的動作」等用語是受到英文文法的影響，認為那是一種中文惡性西化的現象並將其

稱之為「語言癌」，進而指責時下年輕人缺乏閱讀且思考能力低落；本書作者群則持反面的看法，認為看待語言的態度直接影響到人們認為語言使用的好與壞。當教育部官員、學者、大考中心的人跳出來主觀地指責語言癌現象時，語言學家則是客觀地觀察並描述語言癌的形態。魏美瑤（2016，頁 138）指出，語言癌之所以受到批評是因為「語言癌本身沒有資訊意義，是累贅又錯誤的用法，它的出現代表語文能力低落」。但這種將語言視為病症的情況，其實是人們對於語言使用的某種偏執或者是有些「語言潔癖」的患者想要規範或標準化語言的用法。

大眾對於「標準語言」的認知通常是直接聯想到最具權威性的語言，但魏美瑤及何德華兩位教授認為標準語言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表示，無法明確定義。再怎麼具有權威性的語言也絕對不會制式得一成不變，語言的使用本來就會因時代變遷及文化差異而有所不同。某些人主張語言癌需要矯正並強制規範語言的用法正是有語言潔癖的表現，語言的使用既然沒有所謂的好與壞，自然也沒有「治療」的必要。

參、癌細胞之生成——語言癌的語法結構

蔡維天教授指出，若要說使用贅語或將語詞名詞化的語言表達方式是種「癌」，那現今所使用的「白話文」豈不成了古代「文言文」的「癌」？語言癌的出現有其語法基礎，是語言的一種變體而非是惡性西化的產物，如「清理」可以說成是「做一個清理」，從一個動詞述語變成一個動賓述語結構，「做」是一個輕動詞，在變化中失去它的本意，由後方的動詞取代其意義。

下列例句一與例句二表達出的意思雖然相同，但張榮興及徐嘉慧教授說明了例句一與例句二的語意中心不同。把「清理桌面」說成是「做一個清理桌面的動作」，將原本是動詞語意的詞組——「清理桌面」，轉換成修飾詞——「清理桌面的」，而新的語意中心則變成是「動作」這個名詞。雖然這兩種說法表達出的語意差不多，但是「清理桌面」的說法相對將動詞名詞化之後的結構來得生動。

例句一：清理_{動詞} 桌面_{名詞}

（語意中心）

例句二：做_{動詞} 一個_{量詞} 清理桌面的_{形容詞組} 動作_{名詞/受詞}

（語意中心）